

## 清·《华嵒写生册》

《华嵒写生册》是兰千山馆寄存于国立故宫博物院的精彩杰作，共分贰册装裱，每册各十二幅。华嵒原名华德嵩，后改名嵒，字秋岳。康熙廿一年（1682）生在福建上杭的布衣之家。因上杭古为新罗地，华嵒日后虽长期寓居异地，仍自号为新罗山人，以示不忘桑梓。

华嵒年少时曾因贫失学，廿二岁后离家赴杭寻求发展。在当地文人名士影响下，潜心研究诗文书画，致能成为兼具文学素养的全方位艺术家。数十年间，经常往还于杭州与扬州，仰赖砚田笔耕维生，至乾隆廿一年（1756）卒于杭州前，始终创作不辍。文学著作有《离垢集》五卷传世。华嵒的画艺，初期受恽寿平（1633-1690）、朱耷（约1626-1705）、石涛（1642-1707）、陈洪绶（1598-1652）诸家影响，尔后自出新意，成功缔造了个人特质。华嵒的师友徐逢吉（1655-1740）曾誉其「文质相兼而又能超出畦畛之外。」亦有论者将华嵒纳入「扬州画派」之列，推崇其力谋创变的艺术风格。

《写生册》未署年款，综合画法、书风及用印等元素判断，应属华嵒六十岁之后的晚期製作。各幅所绘，题材广泛，囊括人物、鸟禽、草虫、畜兽与水族等。相互间虽然并无关联，但形象各箇幽默生动，表情俱足，诚可谓一图一境，完全流露自家性情，大异于纯粹追摹物象的拟真之作。本次将此贰册以专室展陈，期能带给观赏者丰富多彩的审美体验。



象驼

本幅画一名红衣牧者驭骑于象背上，缓步前行，身侧放置的长耙，应是预备替象搔背之用。手中握着的细绳，另牵缚了一头骆驼。象与驼在行进间，犹相互顾盼，神态显得轻松而欢愉。华岳卅四岁前后曾北游塞外，归后在其作品中，多次出现描绘骆驼、象、虎、马等形象的作品。例如《天山积雪图》轴和《关山勒马图》轴，就都源自塞外所见。两画也是以红衣旅者为中心，一驾骆驼，另一骑马，在冰山雪地里跋涉前行，成功营造出北地荒寒落寞的情境。《象驼》则纯任背景留白，重点强调人与动物之间的情感交会，相较于前举二作，本幅益觉趣味横生。



鬼趣

本幅纯用水墨画大、小鬼魅共计九名，背景则趁溼渲刷淡墨，营造出阴森萧瑟的氛围。比华岳晚出的画家罗聘（1733-1799），曾透过八帧《鬼趣图》，暗寓讽世警俗的画外意，引动了京师艺坛的重视。华岳画鬼，是否与罗聘有类似动机，目前并未得见明确的证据。除了此作，华岳也经常将钟馗与鬼同时入画，比如院藏《午日钟馗》轴，内容即是刻划钟馗醉后遭众小鬼嬉闹的情节。袁枚（1716-1797）题罗聘《鬼趣图》，尝有「画鬼必须丑，不丑人不惊。」之语，倘援此与华岳的作品相比，华岳画鬼丑虽丑矣，但似乎更蕴含了丰富的谐趣。



蜂虎

本幅画草塬上一头老虎，正举起前爪拼命搔痒，显然刚刚被停歇在枝头的细腰蜂所叮咬，做出既痛苦又无奈的表情。一般习见的画中之虎，多半被塑造成雄壮威劲的山君形象，蜂与封同音，将蜂和山君同时入画，塬本可以象徵加官晋爵，一展雄心壮志；本幅竟一反常态，描绘老虎离开深山，在平地裡受到欺凌的模样，除了展现幽默风趣的艺术性格，可能也批露了作者壮志难伸的内心投射吧？



蜂房

本幅画秋日裡桂花飘香，枝梢上蜂巢高悬。约莫二十余隻细腰蜜蜂，正由蜂房中陆续涌出，预备享受一场甜蜜的飨宴。画法揉合勾勒填色与没骨晕染两种技法，透过小写意之笔，不仅精準掌握住草虫天地裡的生动情态，更是将原本寻常的素材，推向清新超俗之境。





蛙战

本幅画水塘一角，两隻较大的青蛙正张口呆目，做势要待对决。黄色青蛙的腹部底下，还伏卧着一隻幼蛙，彷彿受到母亲的庇护。另一隻同色的幼蛙，正急速游向母蛙，似乎想加入这场争战。而绿色青蛙的身旁，也有一隻小蛙在鼓譟助威。虽然仅是静态的画面，整件作品却弥漫着无比喧闹、紧张的气氛。而青蛙的肤色，赋彩简淡而不失妍雅，线条于流畅当中，精準地掌握住形体的细节。类此取之于自然生态的清新小品，永远可以超越时空局限，引人爱赏。



龟

本幅中画一龟腹壳向上，手舞足蹈，模样至极可爱。乍看彷彿不慎被翻转，以致四足朝天。但仔细欣赏，发现此龟的神情十分悠閒，俨然正优游于绿波之中。画者不画水纹而纯任背景留白，反倒留给观者无穷的想像空间。左下角的「笑嘻嘻」閒章，也格外能呼应画幅的幽默喜感。